



惡魔之翼--

二次大戰末期， 以海軍艦艇為主要攻擊目標的 「神風特別攻擊隊」

著者／陳文樹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系畢業
現職於交通部中華郵政公司工程司

壹、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日本海軍於1942年6月的中途島大戰遭逢重大挫敗，先後被擊沈了蒼龍、飛龍、赤城和加賀四艘航空母艦、三隈號重巡洋艦，並且損失逾330架軍機(包括備用機)、陣亡約3,500名官兵以後，情勢急遽逆轉，在太平洋海域上的優勢改由美軍掌握。斯際，日本海軍內部開始萌生危機意識，預思有朝一日容將採取極為凌厲的「玉碎」方式，以阻擋美軍的反攻，該想法

果真在兩年四個月後的菲律賓雷伊泰海灣(Leyte Gulf)大戰中付諸實施，一直延續至1945年8月14日的宣告敗降為止。為期有計畫的施展其玉碎式之自殺攻擊作戰，日軍特地組成專門執行此一任務的部隊--「神風特別攻擊隊」，即泛稱的神風特攻隊。這種史無前例，以「活人駕機」充作飛行炸彈，且係以大型海軍船艦為目標的自殺攻擊戰，確實令美軍遭致極為慘重的損失，但是日本究竟無法挽回其傾覆頹敗、終致無條件投降的局勢。

早在崇揚武士道和講求食祿報恩的幕府朝代，日本武士階級即不乏有自盡取義、切腹殉主的作法。在近代的作戰如日俄戰爭初期，發生於旅順203高地的爭奪戰中，便有士氣慷慨激昂的日本官兵，藉由犧牲一己以換取己方致勝的作法，事後廣被日軍稱許歌頌。但是，在二戰末期這種「玉碎」精神卻被不當的比擬宣揚，而在日軍航空部隊中發展出神風特攻隊的編制，對龐然的艦艇施行盲從式之自殺攻擊，連受其佔奪統治的地區，亦有衝動莽撞、未及弱冠的青年，聞風而志願加入其行列。

戰士在戰場上因迫於形勢，為保全集體大我而英勇殉難，誠乃忠烈之行，古今中外各戰爭、戰役中，屢有與陣地或是與船艦、與戰機共存亡，捐軀成仁之壯烈戰史，此與侵略之方為求確保短期戰果而誘騙戰士，令

其採取自殺攻擊的作法，乃屬截然不同之意義。而且，日本軍閥動員舉國整體力量，由部隊主導以軟硬兼施方式脅迫戰士犧牲之作為，則是背棄人性的野蠻行徑，未克與貞烈報國之舉相提並論。即便是草寨賊寇以此行徑肆行劫掠便已深深令人不齒，更何況是對外侵略擴張的國家軍事武力，實乃污亂史頁的深重罪孽。

1940年代初期，日本軍方的空中武力固然極為強大，但是卻仍未建置空軍之編制，其空中武力乃是隸屬於海軍和陸軍麾下之航空部隊。在其軍力鼎盛、氣焰高張階段，就航空部隊擁有的官兵人數和飛機架數而論，海軍航空部隊的陣容猶明顯勝於陸軍方面，而初期之組建神風特攻隊亦是由日本海軍航空部隊中，挑選特定人員劃設編成的，之後再迅速蔓傳至陸軍航空部隊。除了以小型飛機



←於沖繩登陸戰結束後，被發現的神風特攻隊員出任務時用之「櫻花機」(載自維基百科)

←1944年11月25日新澤西戰艦上的船員，眼看日本神風特攻隊飛機正在攻擊無畏號航空母艦(載自Home Port Alliance, NJ網站)

為利器進行自殺攻擊之外，其海軍亦另有以小型快艇、潛艇或魚雷為媒介，同時由真人操控以襲擊盟軍大型軍艦的組織，各皆名為「震洋特攻隊」、「蛟龍特攻隊」或「回天特攻隊」。惟就攻擊行動所帶致的創害效果論之，自然是以駕駛自殺飛機、自空中殞墜的神風特攻隊最具震撼性，各界則皆視之為濫以效忠天皇、捍衛國家為名，實則肆意侵略、荼害蒼生，並且嚴重違背日內瓦公約¹之惡行，並將該種泯滅人性、藉由軍國武力洗腦無知青年，所賴以創設的神風特攻隊，形容為「惡魔之翼」。

神風特攻隊的創設緣起、行動任務，和類似的自殺攻擊組織

神風特攻隊的源起，乃1944年仲秋，自太平洋向西面海域反攻的美國海軍，逼臨至菲律賓雷伊泰灣時，已處於劣勢、如同強弩之末的日本海軍為求剋敵制勝，飛行聯隊指揮官--大西瀧治郎中將遂採行參謀--豬口力平之提議，乘勢組成一支由飛行員駕機攜彈以攻擊美軍艦艇的特別攻擊部隊。初顯猙獰面目而令美國海軍措手不及的特攻隊，果然於雷伊泰灣之戰爭中，擊沉或重創多艘盟國軍艦而獲有豐碩戰果，舉世則對這種乍見的組織化自殺攻擊戰術大感震驚。

為美化其戰術，增加對戰士的號召力，日本軍方乃比附在13世紀晚期，拜颱風之賜、吹翻行將東征日本之元朝艦隊的歷史典故，將該特別攻擊隊冠以「神風」之名，寓意為其開國君王--神武天皇，所再度掀動以庇佑日本之神風，此即神風特攻隊名稱之由來。實際上，神風特攻隊是通泛的稱呼，分設於

各地的每支航空攻擊部隊，皆自有其隊名，像是以日本大和民族之名以命稱的「大和特攻隊」，乃是在雷伊泰海灣戰爭中率先設立的特攻隊之一。

雷伊泰海灣介於菲律賓的呂宋島和民答那峨島兩大島之間，是美軍於二次大戰晚期欲大舉登陸菲律賓前，對整個情勢極具關鍵的重要灣岸。日軍駐防於菲律賓雷伊泰海灣周邊的部隊，戰力已顯著遜於美方，海軍第一航空聯隊自忖憑恃在當地佈署的軍機，將無法完成擊退美軍的支援作戰使命，聯隊指揮官--大西瀧治郎中將遂在當年10月19日的軍事會議上裁示，必須將部分裝載炸藥之軍機，直接從空中攻撞盟軍軍艦，以癱瘓其攻勢。實則早在軍事會議前，大西瀧治郎早就從新進的海軍飛行員中，徵募廿餘名年輕氣盛的敢死隊員，俾於會議後旋即組成大和、敷島、朝日、山櫻、純忠、誠忠、忠勇和義烈八個攻擊小隊，接續展開空中攻擊行動。這些彷彿初生之犢的飛行員，平均年齡僅約17歲多，在今之社會應屬仍舊就讀高中的青年學子，年紀居首的上尉中隊長--關行男，亦不過只有23歲。整個特攻中隊的總人數共24人，即每小隊3人，行將投入人肉飛機炸彈的死戰行動。

為迎臨即將爆發的激烈海戰，不僅日本海軍聯合艦隊調集附近海域的3支艦隊，趕赴雷伊泰灣對抗，海軍第一航空聯隊亦嚴整待命，準備決一死戰。1944年10月下旬起，首次在雷伊泰灣海戰中出擊的神風特攻隊，攻勢果然甚為凶猛，從澳洲派出的重型巡洋艦--澳大利亞號即遭特攻隊的自殺飛機擊

沈，並有多艘隸屬於美國的艦艇遭到重創，特攻隊中隊長--關行男也不辱日軍使命，以其座機和美艦共葬海底。在海軍航空聯隊緊急抽調組成的特攻隊全皆陣亡後，尚有在塞班島臨時組設，由6架海軍零式戰機編成的特攻隊飛往馳援赴難，無分盟軍和日軍雙方損失均極慘重。日軍在此戰役中被擊潰了4個師團、數個獨立混成旅、26艘戰艦及46艘運輸艦，聯合艦隊已形同解體，銜命駐守於呂宋島的山下奉文大將，爾後只能採取防守策略。另則由於海、陸軍的航空兵力大幅損失，難以派出大量的戰鬥和轟炸機群，從空中投彈以摧毀美軍戰艦，日軍將更加倚賴神風特攻隊的自殺攻擊法來威嚇盟軍。

然而，美國海軍第3艦隊終於在長達數十天的戰鬥中，擊敗了日本駐防於菲律賓的艦隊，贏得此次的大規模海戰和登陸戰。西南太平洋戰區司令麥克阿瑟將軍，終於實現了他在1942年2月22日率眾撤離菲律賓至澳洲達爾文港前，所許下「我將回來」(I'll be back)的諾言，成功登臨菲律賓並準備朝菲國南北諸島，展開進一步的肅清作戰。不過，在激烈海戰中獲勝的盟軍，則領教到日神風特攻隊所進行的血淋淋自殺攻擊作戰方式。而目睹神風特攻隊果如預期一般，發揮制敵作用的日軍，則食髓知味般的於日後在各海、陸軍部隊中，增加此種特別攻擊隊的編制。坦言之，亦於後續的各個海戰中，收到相當的斬獲。

1945年2-3月，爆發於硫磺島周邊海域的大戰中，神風特攻隊的飛行員便駕機衝撞美軍數艘航空母艦，使其薩拉托加號(Saratoga

，CV-3)、隆加角號(CVE-94)和俾斯麥海洋號(CVE-95)等航空母艦俱遭重創、引爆或沈落大洋，其他的護航艦、驅逐艦等亦有數艘，分別遭到自殺飛機同歸於盡的衝撞而沈沒或重損，形似狂風般的攻擊威力，著實深令美軍乃至全球各界驚駭。

同(1945)年4-6月的沖繩島登陸戰中，技術愈趨成熟的神風特攻隊，更是集結成群的衝往美軍艦艇，甚至在一次的軍事行動中，即派出多達數百架的自殺機以尋找亟欲攻擊的目標。美軍三萬噸級的班克山號(Bunker Hill)航空母艦，便是由於艦橋部位遭到自殺飛機的衝墜攻擊嚴重損壞，倏即退出戰鬥行列，折返珍珠港整修，並有多艘戰艦同樣因為自殺攻擊而沈沒，曾參加沖繩島登陸戰的美軍官兵莫不為之咋舌色變，咸認必須增強艦艇的防空火力，方可有效防範來自空中的飛撞攻擊。為逞帝國淫威，日軍竟以如此荼害蹂躪的方式，不惜驅策特攻隊飛行員與盟軍陣營共亡，誠乃因戰爭而瘋狂的慘酷寫照。戰後，英文和日文媒體各皆形容該次的戰爭為“Typhoon of Steel”或「鐵雨」、「鐵暴風」，足見其慘烈悲悽程度以及日軍的卑劣狠酷惡行。

日本軍方不但運用自殺飛機作為進行空中攻擊的媒介，另用於海軍的各種配備和武器，亦皆可以充作自殺攻擊的利器。因此，日本海軍遂又另外組成有「震洋特攻隊」、「蛟龍特攻隊」和「回天特攻隊」，乃分別由人員駕乘或操控快艇、潛艇和魚雷以撞擊盟軍船艦，彼此同歸於盡。且自1944年11月起，還有部分的海、陸軍的航空隊，設立有

專責進行空對空作戰，即旨在以飛機攻撞飛機、特別是以簡陋戰鬥機衝撞美軍轟炸機的「震天制空隊」，以防止遭到美軍的轟炸。從事地面作戰的陸軍部隊，亦成立有名為「富岳(意為富士山)特別攻擊隊」、「萬朵(意為萬眾齊發)特別攻擊隊」的自殺敢死隊。被軍閥勢力誘導而加入自殺部隊的戰士，則視殉死報效日本天皇，為至高無上的殊榮。

特攻隊配備的戰機、炸彈及武器裝備， 以及美軍為反制特攻隊而研訂的策略

神風特攻隊組成初期，執行撞殺任務的飛機，多數是由已稍老舊的戰鬥機或輕型轟炸機改裝而成，例如在雷伊泰海戰前匆促編組而成的特攻隊，所用飛機便是以專為海軍航空隊所設計，極適合在航空母艦上起降的「零式戰鬥機」所簡略改裝，再於機身內裝填大量炸藥。之後，陸軍航空部隊則是以即將汰換的「中島一式」戰鬥機(又常被簡稱為隼式戰鬥機)，來改裝成自殺特攻機。隔年起，日軍為了節省價昂戰鬥機的消耗，則再推出「櫻花型」和其改良型等經過特別設計的飛機，造價既遠較原來使用於空戰的戰鬥機為低，且可快速產製。這種櫻花自殺機乃是由機體較大的飛機(如三菱重工業銜軍方指示，生產的轟炸機或陸上攻擊機)攜載而併同升空，待母機接近目標後，受載的櫻花機即啟動裝設於機尾的發動引擎而飛離母機，最後再以高逾600公里的時速衝向遭其鎖定的艦艇。

由位於日本橫須賀的海軍第一航空技術廠，專為神風特攻隊所設計的MXY-7櫻花特

別攻擊機，機身初為木造，而整架飛機實與炸彈連成為一體(即彈機合體)。機體前半部乃是形如砲彈彈頭之狀，裝有1,200公斤重的強力TNT炸藥，尾端裝置推進引擎，中間部位係狹小的座艙，可供一名神風特攻隊員駕機高速飛行。其最高飛行速度可達每小時630公里，若從高空向下俯衝更可加速至每小時1,040公里的速度，但是航程則僅及36公里。就此一「母子機」的結合與脫離以喻況，負責自殺攻擊的子機煞像是一種生長於大海、會附掛並寄生於大魚體下的「印魚」(又稱吸盤魚，屬Echeneidae科，即 科)，平時是由大魚帶著一起游動，俟其另有目的再擺動尾部、增加向前的游速而離開原本所附掛的大魚。惟和印魚有別者，未裝配起落架、不能降落的櫻花機係「有去無回」，連艙門亦無法從內部打開，故飛行員根本不能跳機逃離，全如一種由真人操控以進行自殺攻擊的空對艦飛彈，即使未能成功的衝撞船艦，飛行員最後亦將墜海亡身，乃是屬於最慘酷的級度。於1945年4月展開的沖繩島戰役，便有神風特攻隊員首度駕乘上述需由轟炸機攜載的櫻花機，與由戰鬥機、輕型轟炸機改裝的自殺機共同出擊。

最早被製造問世的MXY-7、11型櫻花式自殺攻擊機，約有800架之多，然卻因為航程和飛速尚不能盡符日軍之意，故爾後又於短期內次第推出21型、22型、33型、43A型、43B型和53型等多種型別的自殺櫻花機。相對的，攜載自殺櫻花機的母機亦數度配合改裝，極盡殘民以逞之興致。日本軍方乃是計畫應用神風特攻隊的自殺攻勢嚇阻盟軍的反攻，或逼使已居於上風的盟軍同意議和，而仍可保



昔之日本高校女生送別神風特攻隊員
登機（載自維基自由百科）

留在二次大戰初期所創下的戰果，依然雄峙於東亞並繼續佔領東南亞。然而，日軍原所寄望以神風特攻隊達成的邪惡幻夢畢竟無法如願，不少新款型且為數多達數千架的自殺櫻花機在已產製出，但尚未派赴實戰之前，日本即已宣告投降，這些自殺櫻花機亦紛紛被扣留或銷燬，不致危害人間。

在二次大戰爆發後，為求能夠對抗在當時性能極為優異的日本零式艦載戰鬥機，美國海軍特地委付格魯曼工廠研發型號為F6F、泛稱「地獄貓」的艦載戰鬥機，接著又有多種的改良型款，F6F系列的戰鬥機僅在低空爬升性能上稍遜於零式戰鬥機，其他方面特別是瞄擊空戰目標的精確度，均明顯處於領先地位，得以制敵機先，可儘早於空中擊落零式戰機及初期由零式戰機改裝的神風自殺機。再者，美國為摧毀設於日本及其佔領區內，各處特攻部隊的駐留基地和飛機，遂大舉增加以B-29轟炸機為主體的轟炸次數，總計多達數千架次，儘求將其摧毀於停留地面之際。至於若是自殺飛機已告升空，接臨軍艦時，則端賴保護軍艦的戰機和發自艦上的猛烈炮火將其擊落。

日軍設立神風特攻隊的野蠻殘酷作為，卻在舉世之間散發對其極為負面的形象，不僅促使美軍對其加強轟炸，亦有不少的評論家認為經由民意聲浪之匯聚，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美國對日本投擲原子彈的決定，蓋只能應用迫不得已的霹靂手段，方能遏阻神風特攻隊亟欲與生靈兆民共亡共盡的惡毒思緒，早日結束大戰。或許，在經歷更長的時日而得以解除現今仍被美國政府列為機密的檔案後，世人將可愈加洞明其真相，但是神風特攻隊的自殺攻擊，則確實是眾所唾棄、人神共憤的極惡戰術。

邪惡的始作俑者--大西瀧治郎，深受譴責之血腥一生

創設神風特攻隊的日本海軍中將--大西瀧治郎(1891.6.2-1945.8.16)，固不失為驍勇善戰的軍人，然則「不明是非義理、作踐生靈人命如草芥；罔顧人道精神、屠害萬千官兵於瞬間」，充其量不過是日本軍閥的爪牙或侵略者的工具，其生平和下場究係如何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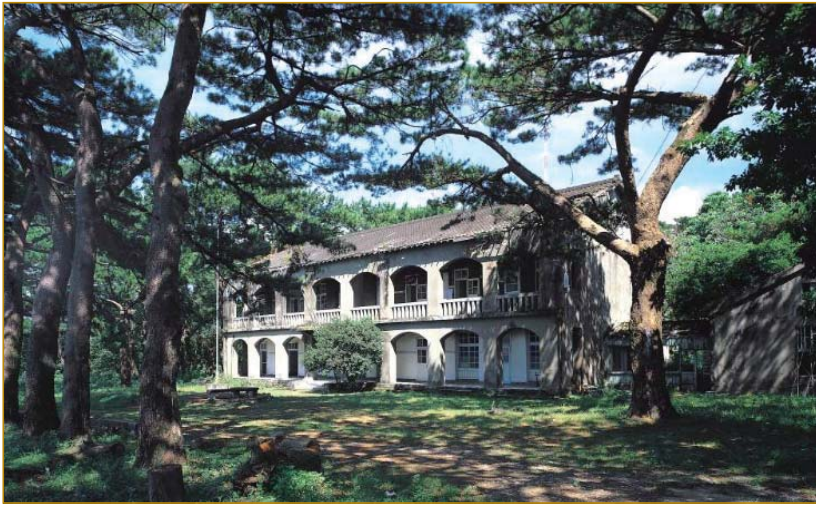
大西瀧治郎出生、成長於日本兵庫縣，未及弱冠便束髮投效日本海軍，於1912年畢業於位在廣島縣江田島市的海軍兵學校，為該校第40期畢業生，乃20世紀初期狂熱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他對於航空似乎頗具興趣，因此在服役於海軍第一艦隊時，曾接受飛行訓練並加入航空部隊，出任過鳳翔號航空母艦飛行隊隊長、佐世保港(為日本聯合艦隊主要的駐在港)航空飛行隊隊長，還曾潛心研究以飛機從事對地轟炸之戰術。此外，性喜征戰攻伐的大西，在我國於民國26年7月宣布對日抗戰之前，便已晉升為日本海軍航空本部教育部長；蘆溝橋事件後，他曾主導空襲重慶、成都、蘭州等城市的計畫，籌劃調動日本海軍航空部隊進行轟炸，復於1939年轉調為日本海軍第二艦隊參謀長，繼續執行對華的轟炸任務。

之後，大西瀧治郎改任職於日本海軍軍需部發展局局長，初期他倒反對與美國交戰，但是在日本軍閥通過不惜對美作戰後，大西瀧治郎則一如「忠狗」般的承接起新使命。1941年12月，日軍偷襲珍珠港，導致美國對日宣戰，從而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緊接著大西轉赴菲律賓指揮移駐當地的海軍航空部隊，此時氣焰正狂的日軍頻有捷報，整個東南亞地區在不到半年之內，幾乎皆陷落於其鐵蹄。1942-1944年，大西回任海軍部，晉升中將並出任總務長、航空兵器局長。1944年起，日軍已顯露頹勢並從太平洋海域節節敗退，海軍部於9月下旬發布大西於為海軍第一航空聯隊指揮官，調派其緊急趕赴菲律賓雷伊泰海灣區的馬巴拉卡特營區，與由栗田忠道海軍中將率領的海軍艦隊共同

駐防，抵擋美軍準備進入雷伊泰灣的攻勢。惡名昭彰的神風特攻隊，便是在雷伊泰海灣戰爭前，從日本海軍第一航空聯隊中，應勢而生的特別攻擊部隊，再彷彿「走火入魔」般的迅速擴散，被其他的海軍航空聯隊和陸軍麾下航空部隊仿效實施。

這名神風特攻隊的創始人，後來還由於此一邪惡的創意，以及特攻隊為日本帝國創下的「戰功」，於1945年3月晉升為海軍部的軍令次長。只是，持續窮兵黷武的日軍終究如同逞強的困獸，無法挽回大局。同(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再三誓言絕對死戰到底的大西瀧治郎，則在聽聞裕仁日皇的宣告後，好似良心發現、「幡然悔悟」一般，在第三天即8月16日清晨切腹身亡，死前留書對他所推出的自殺戰術，以及造成近約4,000名日本青年死亡的厄運向家屬致歉(當中近有1,500名係徵募自台、韓地區，但是在在大西瀧治郎的頑強觀念中，係將台灣和韓籍的特攻隊飛行員視為效忠日本的國民)。他還猶如扮演壯烈武士似的，並未延請「介錯」為其執行斬首程序²，因此傳謂大西瀧治郎是在切腹十餘小時之後，方因失血過多而死亡。

生前，常愛附庸風雅、吟詠詩詞俳句的大西瀧治郎，實則並未通明書典義理，遂將所受軍事教育之目的用於征戰侵略，背棄崇高的武德精神，用淺顯的話兒描述，乃是「讀書沒真的讀通，學武沒真的學好」。其題詩撰詞之筆作，則恰如魔鬼詩篇，何能怡情養性或教化啟迪後進？而所留下盼望戰後日本國民能致力於重建，邁向世界和平的遺言，



花蓮松園別館為昔神風特攻隊員出任務前住宿地(載自花蓮觀光局網站)

更是如同撒旦的禱告，何等的諷刺矣！再從其遺書中僅係向立誓效忠日皇的神風特攻隊殉身隊員和家屬們致歉，並未向戰爭期間普受日軍荼毒的各國軍民百姓致歉，何可見到大西瀧治郎的懺悔意念。僥倖讓他先行切腹，免於戰後對戰犯進行的審判，乃是東京大審的遺憾缺角。其他在二次大戰期間，與大西瀧治郎同為高階將領層級的戰犯，如東條英機(陸軍大將，攻擊珍珠港的主導者和下令者)、山下奉文(亦為陸軍大將，曾在東南亞濫啟戰禍，有「馬來之虎」的恥號)…等人，則如孟子離婁篇之云「善戰者服上刑」，於大審後速在東京豐島區東池袋的巢鴨監獄被絞首斃命。

台灣曾設立的神風特攻隊及震洋特攻隊之基地

日據時期，被日本軍閥定位為「南進基地」的台灣，由於地理位置適當以致亦有多處軍機場被選列為神風特攻隊的設置地。1944年底，日本海軍分別在駐守台中、台

南、新竹和宜蘭四處軍機場的基地內，籌組神風特攻隊的編制，同時在岡山航空工廠改裝特攻飛機，且旋在高雄、台南一帶徵召夾含台灣人在內的44名首批特攻隊員，取以「新高特別攻擊隊」之名(當時的日本人稱玉山為「新高山」)。嗣後，除了勸誘部分現行的飛行員轉調至特攻隊外，亦以特殊的文宣技法，對外招募體格健壯但則無需高度智能，而且最好是個性憨直衝動的青年，好為其夙夜敬戴的日本天皇效忠捐軀³。後者尤為特攻隊的主力，乃因特攻隊飛行員不需如同戰鬥機駕駛員般地，必須經過長期培訓或必須習取高超的纏鬥技能，只要在短時間內習得飛行技術，秉乎血氣之勇朝著目標高速直撞而去，即可完成任務。

翌(1945)年1月，神風特攻隊的創始人大西瀧治郎，在對抗盟軍的雷伊泰海戰吃了敗仗後，於1月中旬將日本第一航空聯隊指揮部，自菲律賓移至新竹機場，並即在當地訓練特攻隊員，期待能藉此而扭轉 勢或恫嚇美軍莫要繼續挺進。隸屬海軍的特攻隊，即於1月

下旬首度自台中大雅的軍機場起飛，開始進行目標，執行自殺攻擊任務；陸軍方面，亦自1945年起在各地的飛行團如第八、第九與第廿二飛行團設立神風特攻隊。成立於台灣的特攻隊，戰鬥範圍並非僅限於台灣周邊的海域，在2-3月的硫磺島海戰，即有自台灣出發的特攻隊員前往支援作戰，而4~6月的沖繩島登陸戰中，又從台灣派出更多的特攻隊自殺機，參與代號為「菊水作戰」的致命任務，該次的菊水作戰中共計從台灣出動逾百架次的特攻飛行機，其中從新竹機場出發的架次係居於首位，而大西瀧治郎則在沖繩島登陸戰爆發前，回調日本海軍部，晉升為軍令次長，約於台灣停留兩個月。

隨著時光月令之推移，日軍又在台灣各地、從南到北的軍機場內增設神風特攻隊的編制。位處台灣最南端的屏東，亦先後於1945年初春時，在今東港大鵬灣區(彼時稱為大潭)的海軍水上飛行場，和恆春半島上車城地方的海軍五里亭機場，招募兵員以設立特攻隊；稍後，駐防於今屏東機場、隸屬陸軍的第三飛行團(由原先陸軍飛行第八聯隊擴編而成)，亦不落海軍之後的在7月間，組設成神風特攻隊，但因時間短暫，因此迄8月14日，日本宣告投降為止，陸軍的特攻隊並未實際出過任務。另地處台灣東北角的宜蘭縣，在日據時期亦於今之宜蘭市及員山鄉境建有軍機場，1945年初兩機場內也增駐了神風特攻隊員，據員山地方耆老鄉紳之傳述，大戰結束前的數個月，常會由軍車接送特攻隊員共同來到當地泡溫泉，享受出征殉難前的短暫安樂。

日本軍方在特攻隊員行將告別人生的最後階段，自然會讓他們在日常演訓完畢後，棲宿於清靜高雅的環境，偶則外出歡聚或是在館內擺宴送行，藉以維繫殉死前的高張士氣。此外，除了經過特別審查核准，否則特攻隊員不准和親友見面，以避免他們臨時激發親情，而對將赴之殉烈任務萌生悔意。在昔日全台灣各機場，神風隊員所曾集體安度，且被完善保存下來的居所當中，乃以現今花蓮市美崙山上，佔地面積逾7,000平方公尺的「松園別館」園景區最為有名。這座建成於1934年的洋式兩層拱廊建築物，周旁環立有60餘株的黑松，松香飄散，景致幽美，原係為日軍駐花蓮指揮部之兵事辦公室，戰況緊急時轉作為神風特攻隊的招待所，自此遂籠罩起神秘的色彩。日本戰敗撤走後，別館移作美軍顧問團的官兵度假中心，俟1980年美軍撤離後再移交予國有財產局、退輔會等單位，現則被花蓮縣政府列定為「歷史風貌專區」，而獲得妥善保存。

日本據台的最後8個月內，其海軍尚在沿海數處的部隊基地，建制有利用快艇攻擊美軍艦艇，俾彼此共盡同亡的「震洋特攻隊」。雖然，日軍在敗降撤離前已炸燬原有設施並毀棄相關的檔案資料，但是國人後曾陸續在澎湖西嶼鄉之「牛心灣」、離島的望安鄉以及高雄左營、屏東車城等地，發現過類似的特攻隊舊址，且經由採訪年長高齡的居民，當可次第勾勒出往昔的景象。而屏東車城海口地方的震洋特攻隊舊址，則已在民國92年被整闢為漁港，漁民並在附近海域從事箱網養殖。震洋特攻隊乃是日本海軍為防止美軍從菲律賓海域北上，經台灣海峽登陸台灣

西岸，所編設的自殺部隊，以補利用飛機從事空中攻擊之不足。用以撞擊美方軍艦的快艇，平時已經攜備好火藥炸彈，並隱匿於日軍稱為「格納壕」之壕穴，待發現美軍艦艇時便整群駛出，快速包抄向其衝撞而去以完成任務。不過，由於美軍並未從台灣登陸，也未在台灣西部海域爆發過大規模的海戰，故並未傳出震洋特攻隊成功遂行任務的訊息，但其險惡的戰術仍於戰後被揭發於世。

神風特攻隊員在出任務前，均會被贈飲一杯號稱是日皇賞賜的「御前酒」，隊員於一飲而盡後，皆會援例將瓷杯奮力擲碎，象徵「玉碎」不生還；有的部隊，還會延請美妝師為隊員上妝美顏，宛如道別人間。然而這些若似莊嚴肅穆，氣氛哀悽、悲壯無比的出征場面，卻是基於軍閥惡劣動機所刻意包裝演出的儀式，擲杯和上妝的動作乃是藉以加深對隊員的「催眠」效果，隊員即便是內心矛盾掙扎，卻不免在既已受到隆盛送別之下，身不由己的為軍閥所利用。有的部隊，更會於神風隊員出任務時，派遣戰機貼近伴飛，既保護其不被美軍戰機擊落，亦可監督他們忠實執行特攻任務，誠難免令人為其處境長嘆惋惜。

貳、結語

觀諸首度出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雷伊泰海戰之際，存世不到一年的神風特攻隊，乃昔時日本軍閥在窮途末路，為了仍可保有侵略擴張所獲取的利益，遂逞其「大東亞共榮圈」之目標，所推出的自殺攻擊法，實乃糟蹋人性的醜惡戰術。此與國家社會面

臨外侮時挺身禦敵、捍衛疆土的英勇行為大相逕庭，故戰史學者曾評之為自害害人，並深就其非痛下針砭，且亦不予戰爭期間以身殉難的愚忠隊員片言簡語之褒贊，「史筆如刀」，誠發人深省。

因為科技昌明蛻進，現代化之戰爭已進步到可運用具有追蹤、鎖定功能的飛彈，以從事精準或長程的攻擊，舉世當不致再出現由國家軍事部門設立自殺攻擊部隊的齷齪作法。惟自20世紀後葉起，在世界各地卻仍頻可見到人肉炸彈、汽車炸彈或劫機衝撞大樓的恐怖事端，誠令人遺憾深痛，亦應予以全力反制，徹底根絕恐怖暴行。誠盼國際社會間，確能符合世人的期待，建立安定穩固的秩序，確保長期不墜的世界和平；進而推展國際合作，濟弱扶傾，一如吾國禮運大同篇中，開首及末語所言的「天下為公」與「世界大同」。

1 日內瓦公約始訂於1864年，發起人為瑞士籍的亨利·杜南。第一份公約的文本首見於1863年10月26日至10月29日的日內瓦國際會議中，係隨著成立於1863年的「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而於隔年在瑞士日內瓦會議通過，旨在改善戰地武裝部隊受傷人員之境遇，出席簽約者大都為歐洲諸國外長或代表人員。迄今，日內瓦公約計有第一至第四，共計四部之公約--《日內瓦第一公約》旨在保護戰地武裝部隊的傷病者；《日內瓦第二公約》旨在保護海上武裝部隊傷病者及遭遇船難者；《日內瓦第三公約》旨在保護戰俘；《日內瓦第四公約》則旨在保護平民。另外，在第四部公約內亦包含有保護非國際性武裝衝突受難者之條款。

2 切腹時，為減少當事人的肉體痛楚，常會由另名技藝嫺熟者對其斬首，但斬首時會留有頭頸相連的皮肉，俾供事後縫合。

3 當時的日本軍方，常透過憲警單位協助招募神風特攻隊員，個性爭強好勝，喜於勇鬥者尤為首選對象。屏東大埔地方便流傳有在日本憲警設計下，「仇家流氓變隊員，同往戰場赴黃泉」的稗史傳聞，雖然應屬虛構，但可反應出特攻隊員其實並非皆具高尚的素質，且日軍對於若干原本品行非佳而應募成為特攻隊員者，則會慎予看管，加強催眠效應，以免其反悔或藉故自殘而離隊。

惜乎社會上卻有對於神風特攻隊的錯誤崇拜者，竟然認為特攻隊員具有超凡勇氣和愛國精神，而對其欽佩有加。例如，曾遭日軍佔領同時也是日軍最初組成神風特攻隊的菲律賓馬巴拉卡特市內，居然建有一座特攻隊員的紀念塑像，不論其動機是否為了吸引日本觀光客，則甚令人遺憾，然則不乏有團體反而拒絕至該市旅遊。